

有入會無退會 學生會極霸道

打壓屬會言論最不民主 教界促放權釐清退會制度



香港大學「必然會員制」多番波瀾起伏，校長馬斐森回應說，學生會會費非強制性。資料圖片



中文大學學生會會章列明，各成員書院的全日制本科生均為基本會員，會章內並無退會資訊。資料圖片



學生會起底系列之三

各大院校學生會總是口口聲聲說要追求民主自由，但在不少院校中，學生會對同學而言卻是最不民主的：部分學生會仍然行「必然會員制」、有入會無退會；部分院校學生會雖有退會方法，但學生一旦退會，連其他興趣學會都無資格參加。有曾為港大學生會中人就透露，學生會若對個別議題有立場，所有屬會都必須服從，有學會就因為言論無跟「大隊」，引起了傳媒注意，即被學生會警告，倘再不服從就會被踢出學生會，行為霸道。有教育界人士認為學生會會員制不合理，建議應容許學生自行選擇是否入會、釐清退會制度，及應下放權力，不能干預屬會的運作（見另稿）。**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**

「港大學生會必然會員制關注組」。該關注組當時質疑：「為什麼學生會永遠可以說自己有民意基礎，為所欲為？為什麼這班人總是有權無責？就因為我們沒有選擇，一定要交會費，做會員！」有人就發文支持：「這幾年來學生會借『被代表』的我們，幹過多少陰質（騷）事？港大同學，忍夠了！我們要有關決定是否再被代表！」

去年初，再有港大生在facebook設立專頁「Resist Compulsory HKUSU Membership Fee（抵制強制性港大學生會會費）」，並教大家如何拒交會費，以抵制

育大學學生會會章》，但就找到2014年的《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會章》，內容列明所有全日制學生都「必須為本會基本會員」，亦無退會方式。

不過，可以退會並不等於學生就享有自由，反而會失去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。現時八大院校中獲官方認可的學會，均為學生會屬會，由學生會管理，若有學生選擇退會，就連一般興趣學會都無法參加。

學生會對屬會的控制，亦直接影響屬會的言論自由。有曾為港大學生會中人就透露，近年有屬會曾發表與學生會立場不符的言論，被學生會警告，威脅要將學會踢走。翻查資料，港大學生會國事學會去年就曾因學生會發表支持旺角暴亂的聲明，而發表「學生會不代表我」的言論，其後該會強調，這並非該會聲明，而是個別幹事看法。

有前學生會成員直指，學生會發聲明理論上經一定程序，但現實情況卻是聲明先出，再讓相關委員會去「追認」聲明，變相架空有關委員會。



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，學生會的「必然會員制」並不合理，大部分新生在繳交學費時已要同時繳交學生會會費，變相被迫入會。他質疑為何學生會有此權力，而制度值得檢視。

就學生會的強制入會、綑綁屬會等制度問題，有教育界人士批評學生會「必然會員制」不合理，需要檢討，包括應讓學生自行選擇是否入會、釐清退會制度；同時應下放權力，讓屬會獨立運作、不干擾屬會的任何立場，令拒入學生會的學生也可自由加入不同的興趣學會。

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，學生會的「必然會員制」並不合理，大部分新生在繳交學費時已要同時繳交學生會會費，變相被迫入會。他質疑為何學生會有此權力，而制度值得檢視。

他認為，大學應讓學生自由選擇是否加入學生會，並應向學生解釋清楚退會的方法，以及檢討交會費的方式。

教聯會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，大學生會強制同學入會的制度一直為人詬病，尤其最近多間大學學生會挾「學生會」之名、在未有諮詢全校學生的情況下，死撐不肯清除民主牆上的播「獨」文宣，令絕大部分反對「港獨」的學生不滿自己「被代表」，「同學在無得揀的情況下就『被代表』是很可悲的，也反映制度有問題。」

他認為，各院校學生應有自行選擇是否入會的權利，而學生會也應釐清退會制度，清晰列明退會的方法，甚至可由大學的學生事務處等組織處理退會事宜，避免出現學生會企圖阻撓學生退會的情況。

教界：「必然會員制」須檢討

就學生會綑綁屬會的問題，張民炳認為，現時主要由學生會負責管轄所有屬會的制度，這安排有問題，學生一旦退會就無法再參加興趣學會，扼殺了同學參加課外活動的機會。

他強調，這種「綑綁式」的制度應該取消，讓學生會和屬會獨立運作，即使學生拒入學生會，亦可參加校內的興趣學會。在此情況下，學生會絕不應干預屬會任何立場，「即使大家意見不同，都不應該施壓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

港大師兄慨嘆師弟拒兼容多元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周子優）多間大學民主牆近日被「港獨」文宣侵襲，負責管理的學生會卻堅拒拆除，更極力包庇，遭社會各界譴責。前港大學生會會長、現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張家敏慨嘆，大學生會以往是大學裡較優秀的一群，身為為同學爭取福利、監察校政等重任，但現今學生會卻頹頹藉「言論自由」為播「獨」開脫，包庇錯誤的行為，有違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。

他續指，港大學生會近兩年已無再邀請他們這些前學生會會長出席分享活動，慨嘆現今學生會難以兼容多元意見，只顧「活在自己的世界」裡。

於1982年擔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的張家敏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，分享對近日大學學生會捲入煽「獨」風波的看法。他憶述，自己1982年出任學生會會長時，校內也有零星討論「港獨」的聲音，如有人提出所謂「聯合國託管香港」、「聯邦制」等，但沒有人好像現今部分學生會那般動輒要「推翻中央政府」、要「香港獨立」。當時，大部分學生都深知「港獨」是無可能的，故反應冷淡，類似的討論也不了了之。

儘管社會各界和十間大學的校長都已明確表明「港獨」違法違憲，校園堅持反對「港獨」，但開學至今，港大、中大、教大等學生會都以「未有違反民主牆規則」為由拒絕拆除「港獨」橫額，更阻撓校方「掃獨」。張家敏認為，學生會的舉動不合常理、非常可悲。

他指出，學生會一邊聲言要爭取民主，但其所作所為卻與爭取民主的理念背道而馳，「社會反『港獨』的聲音明確，但學生會執意要脫離主流民意，盲目為反而反，已反映出他們的不切實際。」

同時，大學生民主牆出現泯滅人性的冒犯標語、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堅峰侮辱

內地同學為「支那人」等，他指都是社會絕不能接受的。言論自由有其底線，更非學生為播「獨」開脫的理由。

指青年難向上流心生不滿

為何學生會出現這些「反智」的舉動？張家敏分析，社會近年政治化，別有用心者在校園散播極端仇恨、反對國家及特區政府等激進思潮，激起小撮學生對「港獨」產生幻想，企圖在校園宣揚「港獨」，宣洩對社會的不滿，又認為社會貧富懸殊，年輕人難以向上流動，加上面對內地精英學生在港的競爭壓力，亦引起港生的不滿。

他強調，大學生會一直以來都是大學裡較前進、優秀的一群，除了要為同學爭取福利，亦要監察校政，為廣大同學發聲，但近年學生會頻頻在「港獨」議題上交辯，他們所謂的理念也脫離社會現實，令公眾對學生會的印象負面，予人學生領袖質素低下的感覺，甚為可惜。

張家敏認為，學生會應包容與尊重不同意見，港大學生會以往都有邀請他們這些前任學生會會長出席分享會，讓前輩了解新一屆學生會的立場並提出建議，惟近兩年他已無受到邀請，令他頗為感慨，並質問他們：「是否不敢面對老一輩呢？」

張家敏慨嘆，學生會包庇錯誤的行為，有違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。資料圖片

城大退聯公投 學生會出陰招

不少院校的學生會制度霸道，除了實行「必然會員制」迫使所有全日制本科生「自動」成為會員及要繳交會費外，學生會作為學聯的會員院校，也要每年向學聯「進貢」。由於學聯內部問題叢生，前年會員院校紛紛退聯。在多間大學學生會搞「退聯公投」期間，「保聯派」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「退聯派」，例如當時的城大學生會以「黑底黑字」的海報宣傳「公投」，又將「公投」時間縮短等。當時有學生報圖文並茂揶揄學聯「退聯難過Cut有線」。

學聯的「小金庫」一直受學界關注，其收入來源除了是頂着大專界代表名義去籌款，也因為有多間會員院校按學生人頭年年交會費，每院校每年涉逾10萬元，收入可觀，但學聯到底為廣大學生做過什麼具體貢獻，則不得而知。

學聯原有8所會員院校，因不滿種種亂況，在2015年起爆發出「退聯潮」，結果經校內「公投」，香港大學、浸會大學、城市大學及理工大學都已退出學聯，令學聯失掉「關鍵半數」的成員。據學聯網站顯示，現時其會員院校只得中文大學、科技大學、嶺南大學及樹仁大學。

在「退聯潮」期間，「保聯派」為了打擊「退聯派」，用盡「賤招」，例如城大學生會以「黑底黑字」的海報宣傳「退聯公投」資訊，被質疑「博人睇唔到」；將「公投」時間由向來的3天縮短為2天；將票站搬到偏遠地點等。

學聯代表攪局 理大難過Cut有線

至於理大雖然早在2015年4月已舉行了「退聯公投」，投票結果顯示近七成學生支持退聯，投訴期也沒有收到投訴，但因時任

校園霸權為何有恃無恐？

大學學生會似乎永遠都手持一塊「免死金牌」，因為他們可以打着「代表學生」的旗號，即使是刻意包庇歪風，仍可以「天真無知」去狡辯，以「年少氣盛」的特質去指摘敢於指正他們的人。前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如是，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子瀨如是，教大學生會會長黎曉晴也是如是。

中大學生會負責管理的民主牆近日出現播「獨」文宣，仍然可以厚顏無恥地死守不拆，不知自省，更聲大夾惡地反咬他人「打壓」其「言論自由」云云；教大民主牆出現「恭喜」高官喪子的泯滅人性標語，學生會還以厚顏地稱「道德是沒有標準的」，又轉移視線稱涉事閉路電視截圖流出是校方不懂保護私隱。

這些戴上政治光環的「大學生」，其實就是學界中的霸權。港大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刊登的播「獨」文宣被前任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、屢遭社會各界齊聲譴責是煽動歪風，但這些「獨」派學生卻只當耳邊風，依然故我。

從「港獨」歪風蔓延到涼薄標語，暴露了大學學生會以「言論自由」作保護色、挾着「學生代表」為所欲為，一切都是「為求亂港，不擇手段」。

揭開他們的真面目，其實學生會代表性極低、會員制度霸道不公，又包庇卑鄙言行、肆意宣「獨」，遂引起大部分學生不滿自己「被代表」。

在此，筆者不禁要問學生會一句：「你們憑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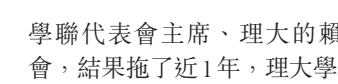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



話你知

不少院校的學生會制度霸道，除了實行「必然會員制」迫使所有全日制本科生「自動」成為會員及要繳交會費外，學生會作為學聯的會員院校，也要每年向學聯「進貢」。由於學聯內部問題叢生，前年會員院校紛紛退聯。在多間大學學生會搞「退聯公投」期間，「保聯派」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「退聯派」，例如當時的城大學生會以「黑底黑字」的海報宣傳「公投」，又將「公投」時間縮短等。當時有學生報圖文並茂揶揄學聯「退聯難過Cut有線」。

學聯的「小金庫」一直受學界關注，其收入來源除了是頂着大專界代表名義去籌款，也因為有多間會員院校按學生人頭年年交會費，每院校每年涉逾10萬元，收入可觀，但學聯到底為廣大學生做過什麼具體貢獻，則不得而知。



微觀點

學聯代表會主席、理大的賴偉健入稟仲議會，結果拖了近1年，理大學生會去年3月才宣佈正式通過退出學聯。

《理大學生報PolyLife》去年3月曾在facebook上發表《退聯難過Cut有線》的文章，羅列過去一年退聯的「艱辛歷程」，有人更留言揶揄表示「好彩都唔使（拎）雙刀衝入學生會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

理大退聯難近七成學生支持，但因賴偉健入稟仲議會，結果拖了近1年。資料圖片